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八目錄 外編

戶部七

漕運後

往行

海運前

前言

丘濬　陳建　王宗沐 三則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八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曆霄甫訂梓

戶部七

漕運後

前言

□□□曰自古帝王都於關中百官六軍之俸給勢必取之外郡故傳稱蕭何運餉糧道不絕至今黃河三門峻石尚存鑿竅此往事可考也我國家初年河南府鞏縣亦設有漕運軍儲洛口倉今倉雖廢遺趾見存臣今年二月渡黃河見客商舟船魚貫而上或自汴城由古北嘴入洛河至孫家灣起載陸路四百里至陝州而止或由孟津直抵陝州三門而止各自陝州越三門老君灘數十里即下船復經由潼關入渭河過渭南至草店子不四十里可以抵陝城又至陝西漢中府金州等處有水路可以通湖廣襄陽漢江成化二十年陝西大荒奏討湖廣漕運

糧米及于襄陽等處糴買米糧雇船運至金州轉運商州鎮安縣等處
令榆林各軍就食及乞運助邊又令□西等四衛官及附近居民就彼
關作賑濟及俸米月糧又奏討河南漕運臨德二倉糧米由黃河運至
陜州地方令潼關華陰朝邑等州縣貧民就支又運至渭南縣地名柳
林等處放支此近事可知也或曰黃河水險臣等竊見河水春夏之交
則長秋冬之交則凍委爲難行二月三月四月及八月九月十月皆平
穩可渡商人既可以運貨朝廷獨不可運米乎或曰陸運費重臣等爲
輸邊計也銀既可以遞運米獨不可以遞運乎所當處者舟車之費耳
或曰京糧難動臣等以爲事有緩急法有經權陜西今日之急尤非成
化二十年可比臣等查得陜西歲派不敷每年該糧二十八萬石有零
戶部每歲折補銀一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將此不動即以扣補改派
之數地方既得濟而糧額亦不失此又未嘗不可也或曰運夫無處臣
等查得河南弘農陜西潼關等衛所各有京邊二處操軍每年二班艱
苦萬狀多是逃回徒煩勾擾若改而爲運軍使得近父母妻子又得四

時載貨貿易將爭先而赴矣此又未嘗不可也早乞綸音嚴限各該撫
按官即將渭南運道照舊修復查照先年事例將附河南湖廣原派臨
德二倉京運糧米扣改數十萬石各運至陜州金州等處接濟應用此
一時之權宜也若其求久遠之利乞將附近河南一府陜州等處每歲
夏秋折色京邊糧米內扣二十八萬石改納本色坐派陜西將戶部原
補陜西歲月不足糧銀抵補前項河南折色之數以後再不解銀著為
定例聽從水陸之便運至陜西渭南草店子等處立倉收貯照數放支
臣等又查得河南陜州地方年豐每米一石不下四五錢年歉不過七
八錢況河南布政司坐派前項折色每石亦在七八錢之數改為本色
民亦樂輸再將弘農潼關等衛班軍改為本色其運糧船隻亦聽該部
從長計處其河南府陜州一帶遞運所仍添設牛夫車輛腳費以免重
累俱各差部運仍於陜州建立戶部分司查得臨德小灘各倉事例歲
差主事一員監收其餘地方俱聽撫按官并守巡管糧等官督理務使
糧道疏通軍儲充實或賣價以助邊或抵斗以措民或乞運以給軍或

移口以就食或作賑濟或准俸糧隨吾所施無不如意內實而外自充本固而末自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夷狄盜賊之禍不至如今日之岌岌矣

呂調陽曰淮陽之間數百里蓋有邵伯寶應高郵三湖云其所受天長六合七十二河之水運道所由而邵伯故妥無患高郵自白康敏公開越河因爲漕利者若干載後乃因其圮壞循老堤築重堤而河竟亦安流已獨寶應故氾光湖延袤三十五里瀰漫衍溢不見涯涘而槐角樓處湖中如箕焉風之所激爲洪濤巨浸簸浪湍悍震天揖日幾與渤澥埒歲漕之至則舟工柁師惕目相戒望雲測景而後行風順浪平揚帆過之舟駛如鶩不崇朝而達於淮雲起膚寸狂飈倏來飄搖衝擊柁不及旋巧不暇施卽敗亡覆沒無完艘者粟之所輓民之膏脂縣官百吏六軍之所待給漕卒商旅一艘數十一朝之不期胥溺俱沉輪於蛟龍黿鼉之宮而下爲魚鱉食也卽如往歲壬午之變可覩已聖天子念漕計大民命重方不愛勞費濟沉救災於是察郡言用大司空議責任撫

臣棄圈田之迂謀視高郵之成事循老堤築長堤爲河引水注之輓舟其中蓋河成而昔之簸蕩湍悍震天蔽日舟工柁師之所眩瞀辟易而相戒者今若溝渠川涂恬然而濟昔之胥溺俱沉之處哀號而展轉者一旦安若衽席但聞呼邪許而歌款乃之聲蓋其便利大矣予惟縣官倚漕而食寶應當淮揚之間咽喉之地有如湖患爲梗漕艘不得前卽清濟濁河疏瀹底定彼漕艘者非做醢壺漿詎可懷挾提挈而越之亦非做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灑然而至者如人病在咽喉何言脾胃故寶應之于漕亦急已曩年之爲忠議者數數至于今而始治何哉經始之慮衆不賭便以唇吻制之甲可乙否莫執其議則難役鉅費繁所出不貲上之得仰給于外帑下之不能復括于小庫減省則不足以就功又於何取之則難重臣數易在事者率蘧廬視之計日待遷莫適任遠則難幸賴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外毅然獨斷不憚一勞暫費知人善任以成有功蓋非臣之力實君之德矣昔嘗怪西門豹魏之能臣漳水遺利史遷與嘆及覩豹所稱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

之言然後知文侯固不善用豹未必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也語曰君如枹臣如鼓事如車技如馬則惟今日之謂也

陸文裕公深曰予昨見記後唐明皇與宋太祖加耗以爲仁政按周世宗顯德中每石與耗一斗此出之於官以資轉運非謂取之於民也胡致堂論之曰受稅而取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又謂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是也其意善矣我太祖定鼎燕都轉漕江南較之汴宋其費宜倍今運軍給耗每石已至二斗餘而漕政疲敝蓋有兩端京通交納催監者太多運官部領刻剝者至巧東坡知揚州上言謂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沿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按此事古人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運之一利也

又曰余往來漕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意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恃可也國家詳於講漕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楊儀曰平江伯陳恭襄公瑄旣通運河緣堤皆是樹楊棗二木並淮北

所宜且楊枝可薪棗實可啖又易長多陰悉聽運夫爲利其後土民幷根伐之其棗近官舍者並輸入運夫旣不敢謀而官司亦不復問矣

李元薦曰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泝至開封府陸運至衞輝入河若河澀則運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遡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閘河之艱澀又鮮河水之放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可也

陸樹聲曰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功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饑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艱澀致稽期會加以治河夫役十二總漕卒罷瘁歲無息肩而堤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貲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建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船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嘗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

一也惟視時豐歉因勢通變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
申公時行曰往者以河渠之重于漕運之外設有河道或有大役更設
總理河漕今既併三者爲一而致于分省畫地各自爲守此以守邊之
策用之防河而不知各邊既有巡撫又有總督氣勢固相通貫也今畀
以河漕之重任而節縮其經費欲無米而炊可乎舊勅中所載原自張
家灣至儀眞皆屬漕運而江陵手削之此時余固嘗有言矣當事者欲
據勅行事此于政體事勢均不容已且比于總督事例甚爲妥當矣
又曰白糧船係民間自造攬載白糧闗領水脚本無大弊端但其船有
堅脆船戶有奸良或攬載過多致有稽遲漂溺或沿路花費致累糧長
包賠或全領水脚而船隻缺少又令糧長出辦此類頗多宜縣中將民
船與編字號呈稱當事者出給長單開具船戶姓名載糧多寡關過水
脚數目到京日期一一塡註送部糧官查收類繳如有稽遲侵費許糧
長塡註單內以憑究治則船糧長永免船戶之累矣
萬曆丁亥秋江南稍熟臨穫時淫霖不止漕艘蟻集水次使者刻期督

趣民輸輓倉卒米皆濕潤已入艘經月多浥爛管倉部臣不肯受輸欲即回抵易漕卒洶洶中文定公謂石司徒曰江南歲輸止有此數無可易者勢必責民間賠補是一歲而責兩歲之輸民力何堪恐急則生變矣以愚謂當權宜措畫往時漕糧入倉京師十七通州十三恐京軍以米色惡譁不可制宜小爲變通以十三輸京倉餘皆留之通倉可也故事出放以廒經爲次第今歲漕糧稍更月日則不可復食強授之則生他端不若隨到隨發廒經且可勿拘令下諸軍猶有難色司徒急索釜甑對炊飯皆可食儲軍以次支給去寂然無譁是舉也江南免責償之苦國儲不至以朽腐捐棄軍不至鼓譟處置似爲得宜未可與拘方執一者道也

周夢暘曰會通臨清二閘居於河北蓋元人爲會通河建也地勢峻舟楫數壞以故築閘久不行南板閘新開上閘則南矣建自本朝地勢平舟行便之然閉者猶未廢也

又曰自南陽以至黃家閘皆嘉靖四十五年萬安諸公所開之新河也

考載閘壩皆以是時創爲之其功鉅矣乃若會典所列如穀亭八里灣
孟陽泊湖陵城謝溝新興沽頭上沽頭中沽頭下以至諸積水閘皆在
舊河中今不復用矣以故考不具載云
又曰新河之始成也茶城適與戚港值衝射奔溜不獨爲運河害往來
行舟亦且病之郎中陳君瑛力從茶城迤北開新河十一里接舊新河
入河改境山一閘而增梁境內華古洪三閘運道安流至于今不爲患
厥功懋矣後此者其愼守之哉
又曰自徐迤南經邳州睢寧宿遷桃源四州縣至清河口皆黃河之流
水不患淺閘座無所用之矣獨行繹遥隄關係喫緊修守防閑視閘爲
尤要焉司其事者其愼之
又曰萬曆九年間山陽䔥開一永濟新河而其中增窑灣龍汪永淸三
閘其所經費度必不甚少而今廢淤不復用矣以是知行所無事之說
治水者不可以不講也
又曰江都之閘亦多矣如朝宗上下二新開二潘家莊大橋江口大同

通江留潮葉伯上下二二蓋凡十有二二焉皆建於成宣之間而今以運不經行廢矣若儀眞而南大江矣閘壩無所用之矣

又曰國家二百餘年來漕河夫役凡幾變矣毋論紀載名數多所參錯即所命名之意抑有未嘗考焉者如高寶徐邳間從事笆鍬修築者隄夫也高寶湖之用船纜閘漕之用五齒爬杏葉杓木刮板者淺夫也諸閘之啓閉持篙執靠打火者閘夫也山東濟兖諸州縣疏濬泉源導入漕河者泉夫也河洪之洩溜牽洪諸閘之絞關執纜者溜夫洪夫也戴村之修守奔牛之勒舟淮安之絞壩者壩夫也而今白河以淺夫誤爲引夫高寶以淺夫改爲隄夫非其制矣然又有異焉者編自均徭曰徭夫常役耳有事召雇曰募夫權宜耳而郡縣中乃有借派民間者曰白夫既非徭編又無募直民斯不堪命矣此獨不可已乎節役省財豈非王政而今戴村之壩夫徐呂之洪夫節省亦已甚矣萬一坎河衝決黃河別徙則此十百之夫緩急何所賴也又獨不可從長議乎是皆司漕政者所當斟酌亟圖焉者也

又曰瓜洲儀眞舊有港塢屯泊運糧船隻萬曆五六年間以巡漕御史陳世寶之請本部覆行開濬久之淤塞續於十四年内漕撫都御史楊俊民巡漕御史喻文偉荆州士各以開修具奏本部題行濬治復於濱江灘地另空河塢一道接連舊塢可容漕船千餘隻即遇風濤糧運可無患矣

又曰盧溝而下舟楫時有之盧溝而上直達宣府之保安州即故元運道也保安以西又至大同古定橋一衣帶水耳小舟皆可通行者誠分置淺船以春秋起運則太倉之粟可以浮之宣大鎭矣脚價獨無稍省乎

浙西運河運江南歲漕□京師者也自鎭江京口閘至杭州北郭務計六百四十餘里中間爲閘者五曰京口曰孟瀆河曰魏村曰望亭曰龍山爲壩者十三曰新港曰甘露曰丹徒曰新港曰呂城曰奔牛曰長安曰德興曰豬圈曰新河曰會安曰永昌曰跨浦蓋宋時綱運諸道糧餉之故道也

國初洪武間廢閘爲壩於是運河不能通重載而漕舟多由孟瀆河濟
江覆溺之患時亦有之天順間江南巡撫都御史崔克讓請復建前閘
而又於常州境內建奔牛下閘成化間都御史邢克寬又建一奔牛上
閘而諸壩亦修復如故春夏水溢則由閘秋冬水涸則由壩蓋兩利而
俱存之矣久之京口淤奔牛呂城之間亦多淺澀於是萬曆元年四月
內總理河道侍郎萬恭題請仍差郎中一員專管江南水利本部覆奉
欽依查照世宗皇帝聖旨不必添官惟將蘇松常三府運河責之蘇松
常鎮兵備副使浙江運河責之浙江水利僉事各照所轄地方歲加挑
濬仍行翰林院載入各官勅書以便遵守而江南運河今復稍稍治矣
南旺湖在山東濟寧州周圍百五十里分東西兩岸西岸者曰南旺西
湖東岸二湖曰南旺東湖二湖之下爲馬踏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爲
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爲馬腸坡湖名雖不同皆漕渠所貫也但諸湖通
連中無限隔耳其中爲長堤西堤設斗門蓄水於內號曰水櫃隨時啓
閉以濟運遇有淤塞管河官隨時挑濬

昭陽湖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諸縣之水匯其中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周夢暘曰昭陽在昔運河亦嘗賴焉今則異矣蓋自萬安朱公開新河河身高南陽諸湖在河東新河實賴以助而昭陽隔河西地勢卑矣無資於蓄然亦可資以洩也

徐州洪在州城東南二里許不知何人開鑿或曰唐尉遲敬德嘗經略於徐開鑿二洪丁夫以十萬計爇火攻之石爲爛灼尋以斧鑿加焉遂成水道亂石峭利齰齰若齒牙者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蓋呂梁之上游漕運之要害也成化四年用管洪主事郭昇之請始命本部侍郎杜謙大爲鑿治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二十年主事饒泗置石墻長八十丈正德中主事吳哲復甃石爲堤嘉靖十七年主事戴鰲又鑿去裏洪亂石修東岸牽路長八十五丈二十年主事陳穆鑿深中洪二尺許其他翻船亂石盡行鑿去而西岸牽路復爲大治之至于今水雖奔沸怪石不爲害矣

呂梁洪在徐州東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七里許蓋河之流於

濟會於徐以達於淮者有石森列亦若齒牙然水爲所束則驚湍迅波一瞬數里舟逆流而上者以尺寸計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者卽此信彭城之襟喉而勢轢淮宿云成化八年主事張逵甃兩洪石隄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主事費瑄因洪北土壩善壞易以石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隄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嘉靖三十六年主事王應時增砌之至于今呂洪漸夷牽舟者不稱病矣周夢暘曰徐呂二洪之險自昔記之矣乃今則有異焉者全河東注深且二三丈水平石穩舟行不爲害以故兩洪主事先後裁省去而統督於淮北一郎中此其任亦甚重矣蓋是洪東連齊魯北界魏趙南通江淮西接梁楚固敵國必爭之地師行必據之險也況漕渠會通於此則繫國計者尤鉅然則節冗食以裕東南之財併逋負以紓漕卒之苦禁濫駕以恤兩河之夫平河隘以祛淤塞之患似亦久安長治之術而經國者所當亟爲圖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望雲門外舊有隄圮矣永樂十四年平江伯陳瑄

於湖東北畔築隄自西門起抵板閘以便漕運曰新路又曰西湖即仁濟橋之北湖也遇有損壞隨時修築

寶應湖即寶應縣之氾光湖也自縣北至槐樓南諸湖皆運河所必經湖之東舊有隄長三十餘里洪武九年高家潭等處用磚修之成化二十一年造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湖皆有石隄惟是湖最闊大水勢浩蕩一望無涯民船糧艘往往覆溺蓋淮南諸湖中稱最險矣先是都御史周金御史戴金閩人銓王鼎郎中陳毓賢員外郎范韶按察使仲本等相繼具題俱該本部行勘未報至萬曆十三年郎中許應逵揭稱欲於老隄以裏開濬越河以便往來本部行勘問吏科給事中陳大科都御史李臣達御史馬允登俱題請開築本部覆准令就老隄以裏開一越河槐樓以北至土地廟止計二十里包砌石隄槐樓以南至三官廟止計十五里護以樁板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是年九月興工以十三年四月告成蓋費僅二十餘萬金而功與康濟等事聞上爲賜名弘濟云是河也既無風濤之險亦免潰決之虞漕運及往

來商民並稱便焉

高郵湖卽高郵州之新開諸湖也運河經高郵九十里而此湖實居三之一舊於湖東直南北爲隄舟行其下西風大作吹之與隄觸舟每破壞弘治三年秋河決汴溢于山東諸郡縣運道且病守臣上其狀請官濬治乃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大治之旣訖工卽集衆議循湖東鑿複河以避風濤首尾與運河接長竟三十里舟行甚便事聞孝宗皇帝賜名曰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其東岸則以磚石修築之萬曆三年高堰圮泗水南下高郵老隄不可支河遂決漕撫都御史吳桂芳請就老隄改築一越河本部覆准舉行至今稱便焉周夢暘曰高郵寶應二湖湖之大者也特從會典表出之若以運道言則自淸河淮口迄南一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州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眞皆湖也皆漕運所必經也而高郵寶應之境特諸湖之所匯耳是湖南北通江淮東築長堤爲陸行牽輓之道至于今修築不常此湖此隄未有改矣有事茲土者其愼守之

國家漕輓之政凡三四變云洪武間定鼎金陵則漕於江饋餉遼卒則因元舊漕於海自永樂北都海運由直沽達京師者未改其自河運者則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縣復由陽武陸運至衛輝府入衛河抵北京及會通河開則始漕於裏河而海運罷矣裏河者卽今南盡瓜儀北通燕冀者是也其間自昌平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水也自汶上縣南旺分水河口其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以會衛河其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而來出天井閘者汶水南北也至今新河出茶城以會河沁者泗洸小沂河三水也自茶城秦穆南流歷徐呂二洪至邳州會大沂河水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黃河水也自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眞瓜州者高郵寶應諸湖之水也過此則大江矣然臨清而北衛水盛自徐而南黃流盛惟自臨清南歷張秋南旺濟寧以至茶城數百里之渠全賴汶泗沂洸諸泉

之水以爲用夏秋漲則懼潦冬春微則病澀漕河襟喉獨此最稱要矣
周夢暘曰閘河雖至要然猶可以人力爲也徐州以南運河會黃河而
利害大矣是故治黃河即所以保運河保運河即所以治黃河此一舉
兩得之策而或惡黃河之害也拂而障之焉謬矣
天啓六年六月時南直陳溝新河成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國家
定鼎燕冀歲運東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
則資淮黃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釜陽諸水在直口至臨清
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
最重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鑛
同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到此一船挽
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
衡萱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胥歸之逝波風激浪
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馬頰口
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

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一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五千六百一十六名蒙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欠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後令魏三跨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改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鋤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隄之殘頓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隄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坍塌隄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隄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後雙河尾築隄長一百丈幫築殘隄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

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
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銜尾直進
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
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
永賴矣卽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
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可
勿慮矣

盧奇曰淮安運道自漢以來卽有高家堰永樂間通淮河築隄堰上以
防淮水東浸又自府北鑿河蓄諸湖水南接淸口凡六十里曰淸江浦
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淸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上壩以遏水勢後
閘壩禁弛河渠淤塞嘉靖八年疏治復舊隆慶中高家壩廢淮水由黃
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四年開草灣河分殺黃河以緩淸口之衝七
年復築高家堰淮水由淸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無衝決又以通濟閘
逼近淮河舊址塌損改建于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

不得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于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智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有衝漫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包砌高堰九年又于府城南運河之傍自窰灣楊家澗歷城家墩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河置三閘以避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江浦外河石隄長二里磯觜七座又建西橋石隄長九十餘丈以禦淮黃之衝

又曰揚州高寶運道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匯管家白馬二湖隄黃浦入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縣界皆運舟所經湖東有隄三十餘里洪武九年用甎修高家遭等處成化二十一年造石隄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隄運舟觸隄往往敗溺弘治三年于高郵湖東開新河以避險曰康濟河其中爲圈田南北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嘉靖五年議于泥光湖東舊隄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自寶應至界首凡有溝河通注于海者

造平水閘十座十年入自寶應湖東築月隄長二十一里萬曆五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隄多壞七年修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石閘九座自是寶應諸湖隄岸相接十二年于石隄東傍開新河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又曰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陽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焉

又安山湖在東平州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于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于湖中築隄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之

又南旺湖在濟寧州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

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塲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隄二西隄設斗門爲減水閘十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隆慶中開南旺見河二十里以便運二年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戶家窪各建逼河閘一座

又馬塲湖圍四十里舊有隄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即洩入湖每至淺涸嘉靖十四年築隄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又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又南陽湖在魚臺縣即獨山坡匯爲湖圍七十六里引沙經其中入新河

又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圍八十餘里統志縣東湖口置石閘放水入黃河自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于湖東開新河則南河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運

河乃安

又赤山湖微山湖呂孟湖張莊湖張連湖長八十里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沂溝入新河蛤蟃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十五里周湖長二十里柳湖長十五里並在邳州

又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黃墩湖長二十里待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十里並在宿遷縣

又管家湖在淮安府西門外舊有隄永樂十四年于湖中築長隄以便運舟隨時修濬

又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杜村湖長十里在清河縣白馬湖長三里氾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寶以抵揚州上下相接

泉水在東平者十四汶上者三平陰者一滋陽者八鄒縣者十二曲阜者二十嶧縣者五泗水者五十三滕縣者十八寧陽者十五魚臺者十

四濟寧者三泰安者三十八新泰者十四肥城者九萊蕪者十六

往行

陳公瑄字彥張合肥人封平江伯謚恭襄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直沽戶兒灣城天津衞藉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會有倭刼沙門島公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海北岸崩公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艖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眞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臨淸德州皆建倉便轉輸河淺處輒膠舟濱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所

謂海運者元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洋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涸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稅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𡏖又治□溝江淮於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兩淮間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宋公爲多

林鶚字一鶚台州太平人□□辛未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天順初知鎮江府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以其迂遠而多石且壞民田廬墓甚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跡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我朝奠安海宇以康濟生民而防邊一事尤爲加密東北之境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抵薊州爲倉而貯之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渡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渡或至中流

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逆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恆以爲憂天順元年巡守薊州諸臣深慮及此詢諸父老之熟於地利者云海濱有二沽一曰水套一曰新開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避海難遂以其事聞上命守臣都督僉事宗勝董其役勝尋以疾在告復命參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尚書李尚共莅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武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以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且謂斯舉以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往來公私之利在焉非小補也

疏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水之陽有廟曰仁濟廟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拗水曰洗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流環遶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下橋橋之西復有泉數十曰大王溝潘波黃陰趙家莊石泉珍珠東岩石縫二一角灣等泉

合流於泗會於曲阜之沂河轉於天井閘會通河沿達海永樂己亥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授命工部主事顧大奇等徧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孜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繼之正統己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上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領命來茲仍疏導之邇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乃詣泰安寺等處疏通大小泉源逾泗水見泉林之泉利人者廣由是逆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耆耋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澈無比汪洋不窮復得石河等泉一十三道無巨細皆爲開鑿以濟不通是泉林之泉乃衆山之精脈合細流以利長洪者也

□□□曰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興陸運以濟之陸之爲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趱運而海運乃罷遮洋海運猶不廢焉然趲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兌運時支運纔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

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變通之際
君子重之一曰海運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
倉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見
歲運條下二曰海陸兼運永樂初肇建北京江南糧一由淮河入黃河
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運先是永樂五年
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幷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
藉海運然後足用卽因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衙
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
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
船幷出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法整治奉太宗文皇帝聖旨運
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
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河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小
船五百艘由會通河淮揚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

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松浙江改發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兖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廒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千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六萬石帶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四曰兌運先是裏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五曰改兌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
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派多准其數然亦不爲常例

崔嵓字民瞻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工部侍郎成化乙卯公爲郎
中督運時河決張秋糧運阻滯上勅公往北至臨清河冰已堅漕米弗
克進者逾百萬石公乃寄貯水次每石收脚價銀并耗若干俟來春公
給直隸山東及河北先到船帶運於通州輸納而先期遣凍船歸不誤
下運人皆便之

詹少司寇瀚嘗以副都御史視河道曰利不當與水爭智不當與水鬬
汲汲惟枝河是開長堤是坊其見于一政體明職守重運道諸疏可考
也偶盜起曹單勢甚猖獗公擊河夫與之格鬬比當事者至則先已撲
滅矣其當事不避難類如此

劉禔字持美號石峰江西□□人弘治辛酉江西解元正德辛未進士
歷官兵科給事中初觀政吏部盜起淄青歷河洛淮泗民嗷嗷無奠居
冢宰石淙楊公發策諸進士持美條六事其一欲徙淮陽總漕行臺于

彭城以殿南北之衝楊公批答曰是契吾懷蓋默以經濟器之會給事
中缺員遂奏補兵科焉
楊都督宏總督漕運嘉靖壬午今上皇帝即位賜彩幣三表裏白金二
十兩漕運舊規歲久廢壞至正德極矣公至晝夜經畫剔抉弊蠹清查
逃逋增造淺船常盈廣運二倉額運不充軍士告飢公請民運之水次
戶部監兌官給之軍民稱便遮洋總水軍八衞派隸江南別上下兩江
置把總就便兌運江南直隸一總補入遮洋兌于河南改山東等總新
船亦聽清江廠主事監造徐左泗州二衞缺運軍儘本衞與淮揚京操
補之歸德武平不諳運事者仍還京操每歲運船至通州車運太倉歲
費四十萬緡公考元故道建閘蓄水設官置役由朝陽門直至京師又
疏趙皮寨渠以殺水勢建瓜州新閘故事漕司額外耗米折徵輕齎
吏隨後益衰漸至那移弊不可言公曰厚斂于民復剋于軍既非正稅
而令軍民俱怨朝廷四海之富豈賴于此奏請餘耗給軍報可先是權
要多索運席諸物事雖微細積累不貲公禁止踰五七年所積運𥡴以

二十萬兩計席銀以九萬計車脚銀以二十萬計省造船銀以三萬計尚書陶公都御史高公前後疏薦于朝詔陞公都督同知仍掌漕事云鄭公來學以都御史賑濟蘇松日建議以謂往年蘇松等郡之糧俱軍兌輸京通因邊警調軍征守令民自輸遂至役民十五萬加以盤費之資須銀三十萬兩米四十萬石正糧數少浮用數多民所以重困也今邊境頗寧軍已無事莫若仍令軍運軍用其力民資以財兩適其便上可其奏公祭掃畢還蘇松所行一如去年於是上下翕然化服之無復有疵議者

潘公允端字仲履號充庵上海人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以副使分巡青登臨海王公宗沐嘗與公論海運事奇其才既受命總漕則疏請移公自近專理漕儲公言漕政所以敝繇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旱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並達天津于是漕政一新而大農廪庾皆滿陳陳相

因矣公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累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漕艘而北所興舉利便事不可勝紀

海運前

前言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至正中以江淮吳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

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平至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寧臨事而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

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而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思深而思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斜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矣

陳建曰大明會典正統中猶行海運後來不知何時始廢又山東登州衛每年裝載遼東布花鈔錠原設海船一百隻正統間猶存三十餘隻後來登州路不復行船亦盡廢無存近時丘文莊盛欲首復行海運以備漕河不虞且習水戰以遏倭夷海寇實爲國遠慮也愚謂但能循正統七年之令不廢則即與丘文莊之意不殊矣嗚呼天下之事行於前而廢於後豈獨此一事哉今日謀國者能按其迹以行之亦無難者但上下樂因循憚興作於是天下之事始一任其廢弛日入于弊而無復可爲者矣

王宗沐曰國家都燕憑海爲左腋往於海運疏中已詳言之矣倭夷懸隔雖初年有廣寧之捷而今承平無患且彼固不能遠越江南而至山東也今蒙廟堂許以每年十二萬石通用矣其中鼠竊之警亦豈敢保其不無哉而況傍岸行舟風波不患則我與人共之故今日設法預防乞定海哨之法凡運船所行沿海地方分爲四段淮海兵船出哨至即墨自即墨而至文登自文登而至武定自武定而至天津聽山東北直

隸撫按官酌定奏請分爲幾䑸每䑸各造船二十隻以歲之小滿日爲始先發十隻以印信循字牌至即墨交與把總卻將即墨上䑸所到循字牌給與淮兵帶回爲驗循䑸既歸即發環字十隻而賚帶即墨循牌以去爲驗其在前䑸皆依此法有不到者各以軍法處治其䑸兵之在淮安者舊時每月口糧銀三錢今議加一錢其在山東北直隸亦聽彼處撫按酌定俱以立秋日爲止每船給兵十五名器械俱備有警截殺赴附近官司報功驗賞如此則風聲所被奸萌自息矣又察得淮安東西二海所孤懸海中原額班軍共九百五十二名今止存四百八十三名節年俱不到營累經行提竟無一人至者將此二所軍士撥充海上會䑸之用役在門庭彼將無所逃避有餘則以充海運練之既久精強而狎習他日二所固淮安之北藩也是不惟海運可以安行而國都左輔亦可以有藉矣

又曰察得遮洋總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太等六衛北直隸德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倉二十四萬

石于薊州倉各上納其船雖稱遮洋止步海三十餘里即抵薊倉程途不遠今議海運以南糧自淮安出海達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非曩昔遮洋之比止宜特運一總至於糧米非就近撥派則起運不便船隻既已遠涉利在乘風非堅整巨艦不可以赴洪濤非高大篷桅不能以任風力而駕船之人非沿海衛所習見海波者不能駕駛所據應運漕糧合無將附近淮安揚州二府共該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每年盡數坐派以正耗六百石零用船一隻共船四百二十六隻外裝把總運官船十隻細估合用打造木植等項工料每隻計該銀三百七兩零及查原屬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官軍爲數原少又有事故缺補不足領運應將額兑淮揚二府糧米江北揚州總下通州鹽城二所浙東總下寧波台州温州三衛浙西總下紹興衛下江總下太倉鎮海二衛各濱海地方官軍撥湊定擬仍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各軍固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止令各衛所每船派撥旗軍九名仍將原船餘下軍人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

年於淮安山東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每船分配三名攔頭執柁以足十二名之額其每運把總細訪江北衛所並無堪充官員似應就原委試運山東各衛所官員內推舉仍要廣集衆思裁定歸一之說該本部覆議遮洋一總議革未久所當亟爲查復兼宜訪求海運故道以備緩急近據天津管倉員外郎胡祀揭報山東撫按差委靈山等衛指揮王惟精等五員各駕海鶻船一隻每隻裝米四百石水手八名工價一百兩自淮安開船沿海灣泊計四十日至天津告驗交卸回還等因觀此則淮安海道似有可通又遮洋一總其名雖存然先時止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自嘉靖年間又於內開一小河以抵薊鎮今欲一旦涉海運餉須另造船隻撑駕水手倂坐派某處漕糧通應漕司拘集各總悉心計議自淮安入海至天津交卸後差鎮撫宋應期等運小麥一千二百石自膠州入海至天津上納中間程途不遠運行便利漕運量撥十二萬石以上作速運赴淮安如各處赴瓜儀兌運事體晒揚乾潔務在四月以前趁東南風柔始便利涉工部即動支節愼庫銀一萬

五千兩即差官解送漕司轉委各兵備等官分投雇覓堪用堅固海船裝載前項漕糧其多寡悉照山東二次委官運過則例不得過多以致遇風難于轉柁此書册所載海人喫緊之語一面選委督運把總及千百戶等官管轄其旗軍兼同慣熟水手駕運其雇覓水手銀兩暫於淮揚商稅內動支一萬五千兩如商稅銀兩不夠前數即將淮揚等府所貯撫按贓罰湊補後不為例其領運把總指揮等官若一年無欠者漕司即從優賞獎薦二年無欠者仍聽特薦破格超陞又准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咨稱查自淮安起至天津止共計三千三百餘里內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或嶕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處俱設立標記及精選慣熟水手四百名分發糧船指引海道隆慶六年應運漕糧淮安鳳陽二府每府三萬石揚州府六萬石共一十二萬石雇募海船內海運納俱已齊集候夏初遣行國計之有漕運猶人之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立國不易之軌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事久弊生千瘡百孔又

以黃河氾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掌該科目擊時弊有此論列欲復遮洋一總今計遮洋止是一程稍掠海面本非放洋遠涉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查得遮洋總原糧三十萬石至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設此總誠於漕政國計大有裨益然議立於剏見之時則羣情未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縉紳之慮不過海上風波耳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慮之應熟豈其肯誤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睹其必無然臣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請銀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查得隆慶六年分奉例量撥海運漕糧一十二萬石原因試行爲數額少不成一總規制今且造船實運自應定撥額糧以便徵兌合無每年俱以近便淮安

揚州二府歲運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爲額盡派海運以
復遮洋一總之數除隆慶七年已有截留缺船糧米二十二萬六千五
百八十七石七斗六升聽備支運外其自隆慶八年以後俱行淮揚二
府各將額糧先期徵收完足漕司於正月初旬調集各該官軍赴淮幷
募攔頭柁工水手領駕海船坐定近便水次如揚府屬儀眞通泰如臯
海門泰興江都七州縣糧米運於府城河下高郵興化二州縣糧米運
於本州河下淮安府屬山陽清河桃源邳州睢寧宿遷沭陽鹽城寶應
九州縣米運於淮安城外河下安東海州贛榆三州縣係海船必經之
地糧米就於本州縣河下各取便交兌以上漕糧俱責成各該管糧官
押同糧里就於隨糧原徵水脚銀兩雇船裝運定限二月初旬齊到前
定地方戶部管倉主事督與官軍對船交兌開幫以免入倉煩費如有
過期者照依議單無糧事例參究若二府地方遇有災傷改折悉聽臨
時撥派附近鳳陽等府糧米湊足前數以爲定額而鳳陽等府水次則
當坐於泗州庶爲便益每年定派海運共船四百三十六隻及有海船

之人從公估計每隻先除裝水并什物等件約虛二百石外實止裝糧六百石合用木植等料該銀三百七兩零隨委造船廠并料先造樣船一隻據開用過料銀二百九十兩板植堅厚釘艌緊密規制頗整足駕三十年方行改造臣思旗軍領駕則視爲官物終比民船不同若限以三十年一造不無過久且海洋行使又非老船可支風浪則海船當以十五年爲改造之限乃得適中查海運雖自淮安發行前船若於淮上打造木植入壩不便且清江衛三廠自有應造年例船隻即常年買木召匠打造尚且不前合無酌派產木湖廣廠打造二百隻其餘二百三十六隻在於集木儀眞地方設廠打造務如式堅緻其有速壞者責在二道湖廣木植等料價比儀眞少賤每隻量減銀四十兩實該銀二百五十兩共銀五萬兩儀眞造者每隻仍給二百九十兩共銀六萬八千四百四十兩二項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兩前項海船每隻比河船多裝糧二百石是海船一隻抵河船一隻半共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合將各衛所額船數內查其漂流者照數免其造補卽以各船料

價打造海船計算前船內清江廠造者該扣三百九十隻每隻料銀一百一十四兩五錢七分零共銀四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兩三錢浙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五十隻每隻料銀九十二兩共銀一萬三千八百兩下江廠造者該扣一百一十四隻每隻料銀九十三兩一錢二分四釐共銀一萬六百一十六兩二錢以上通共該銀六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俱應於清江抽分幷浙江布政司及蘇州府歲額軍民料價解用但船未及號料價無徵先儘漕庫收貯尚在贓罰等銀借足三萬兩及借動清江廠寄庫抽分年例正造大料銀三萬九千九十八兩五錢湊用備行浙江等司府俟前船及號改造之期扣解料價補還尚有不敷銀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一兩五錢又查今歲浙江改折糧一十二萬六千石該扣減存軍行糧月糧抵料賞鈔共銀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七兩八錢八分湖廣改折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五升該扣本省減存軍月糧抵料銀三千六百兩幷前折內該扣應給各衛旗軍行糧銀五千一百八十四兩共銀八千七百八十四兩又河南布政司未解班

匠銀六千六百九十九兩零俱係正額造船之數均應催解此外仍少
銀一萬七千六百一十兩六錢二分別無區處必須暫為借用方克完
造乞將盧鳳巡按御史例解贓罰銀六千五百兩兩淮巡鹽御史贓罰
銀九千兩并巡撫例解贓罰銀二千兩及借備賑府州縣贓罰銀一百
一十兩六錢二分湊足料價待候漕運積有減存等銀補還起解其湖
廣分造船隻完日并辦桅篷什物費差原造官員暫撥附近衛所減存
運軍撐駕仍量給月糧以資食用及行沿途稍添人夫挽拽務限明年
以裏到淮庶不誤運再照今議打造海船前數雖開至十一萬之上但
海船所用之料即河船免造之銀殊非新增額外之費其不足者又漕
司折糧之內扣出支用而所借者不過一萬七千餘兩贓罰耳又計之
河船清江廠十年一造浙江下江五年一造而今海船到十五年一造
又抵河船隻半多矣即今加費一萬七千餘兩而所省又該銀二萬一
千餘兩國家開一百六十年久廢之海運而簡省若此誠轉輸之便途
也又照得海運糧船四百三十六隻合坐派衛分定派旗軍領駕查得

原有遮洋總下淮太等六衛及通州鹽城二所浙江寧波紹興台州溫州直隸太倉鎮海六衛俱係邊海地方其人習知海事相應摘撥分領前船定擬淮安衛三十隻大河衛五十隻高郵衛三十隻揚州衛五十二隻長淮衛三十隻泗州衛三十隻鹽城所一十八隻通州所二十隻寧波衛三十隻台州衛二十隻紹興衛三十隻太倉衛三十八隻鎮海衛三十八隻俱倣照遮洋舊規每船用軍十二名然猶恐各軍雖是生長海濱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帶原非素所經涉況駕使海船惟欄頭一人執柁二人最為緊要又必須久慣行船者方能不懾合無止令各衛所每船撥軍九名就將每船餘下軍人三名應支行糧月糧銀兩盡數扣解每歲漕司於淮上及海州等處雇水手八百七十二名山東雇島人四百三十六名分配每船二名執柁一人欄頭便於趨避以取足十二名之數待後各軍習熟海道漸次減雇仍將原軍撥補今歲募船三百隻已分為六小總以平定寧靜安全為號派令原運山東各官分攝以行今既實運自應照遮洋事體設把總一員以便統束將山東

原運題過有名各官如千戶韓禮鎭撫魯礦百戶孟得賢等五員內推一員量陞都指揮體統准充海運把總仍鑄給關防一顆以便行事其領幫官俱委山東原運各官率領島人赴淮給與行糧起運中或有缺聽於屬下沿海衛所選補以上把總運官待有成效俱照戶部原題事理陞擢各該衛所止委指揮千百戶押軍至淮交割免其入海自願者聽至於各船軍士內有怯弱不慣行海者許以原支行月糧添湊自行雇募熟識海道的實之人代替回貨之利替者得之惟求海運得人各押軍官審無錯誤聽從其便行之而既久習者益多且大約每歲二月盡開兌三月半開洋四月盡到天津九月半可以完歸悉如洪武二十七年事例休息日多人將爭赴矣再照造船必有桅篷什物在河船原係旗甲自辦今海船新造必須官爲全備而所用銀兩亦應設處查前項海船四百三十六隻算抵河船六百五十四隻共計額軍七千二百五十六名內除撥出海運五千二百三十二名分派每船十二名駕運外尚有餘下軍人二千一百二十四名內淮安高郵長淮泗州四衛各

一百八十名大河衛三百名揚州衛三百一十二名通州所六十名鹽城所五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二兩八錢八分行糧銀一兩一錢二分寧波紹興二衛各一百三十五名台州溫州二衛各九十名太倉鎮海二衛各一百一十四名俱每名月糧銀四兩八錢行糧銀一兩五錢通共該銀一萬五十五兩四錢俱應每年扣支以充前費如或不敷臨時再行酌處補足今歲海船初造相應逐件全辦以後年分止是稍加添置并每年修艌工糧即以前扣糧銀似爲足用若有餘積專備海船限滿復造料費不得別項支銷海運既通米船來往商賈漸集則他盜之防所宜預加料理除淮安迤東雲梯關地係海船出口彼處原有額設備倭官軍五百餘名係屬東海把總管轄往年春汛之期聽本官調度操守并迤南各沿海地方起運之日嚴行各加意防範外惟自出淮安海口經行山東北直隸一帶地方海洋遼闊移文山東天津巡海司道等官責令各該備倭守禦等衙門申嚴防護派土島之船指引開行其在船應運軍器漕司仍動支漕銀置辦軍器每船斬馬刀四把火藥二

十斤手銃四把弓二張箭二把長鎗四根給領隨船防備運回交庫再照山東沿海係糧船歷行之途至於天津迤東係海船入口之地交卸糧米督發剝船催儹回空俱係櫛比犬牙之地防備盜賊尤須加意山東撫按悉心議處務在兵防振飭旁伺潛消以不誤大計海運糧船若進天津河口則恐底尖膠淺除水大徑行外若水偶淺澀俱用剝船起剝自天津至石土二壩每糧百石給與水脚銀二兩九錢就於本幫輕齎銀內動用乞勅該部轉行天津管倉河西務鈔關各主事遵照自今爲始每年凡遇海運糧米船到天津海口各該領運官具呈管倉主事移文查取河西務剝船照前議定水脚剝運糧米前赴石土二壩交卸轉搬進倉上納其各船隨糧輕齎銀兩酌量分別差官由陸起解係給剝船水脚者交與天津管倉主事係完糧應用者交與通州坐糧員外各就彼支用若有餘剩給散海運官軍以資回南查得海運旗軍柁工水手冒險轉輸比之裏河常運不同然常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擔今海船赴納難容帶載若以卸糧回南似無防礙合無每船許帶貨物八

十擔聽便貿易回淮以示優恤仍聽天津管倉主事每船給與裝帶貨物數目照票一張免其納税但不許夾帶私鹽及醃臘鹹物幷違禁硝磺鐵器如違定行從重治罪又照得海運肇行舟泛大海所畏者惟蛟龍風雨考之五行蛟乙木也而寄在辰風巽木也而寄在巳二者性皆畏金此五行相尅厭勝之術如先臣劉基輩未嘗不講也況是類是禡文著於詩夫舉大事動大衆而又安可無神道設教以壯人心謹於海口建立海神廟以鐵鑄而以雞釁每歲船將發則禱之仍每船奉一小像以行緣前廟既建看守必須專人發運必有祭祀乞勅該部查議每年令山陽縣於里定編經費銀二兩買辦猪羊祭祀每歲開漕率親行致祭仍行該縣於均徭內編僉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以防傾圮焉

王宗沐曰海上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事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西北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漂溺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是以起其太倉嘉定兩地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

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于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姑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據汧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

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虜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俱糜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不可不攷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洪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閻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尙自臨決塞王

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立國病証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于世者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于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于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啓門焉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九目錄 外編

戶部八

海運後

前言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九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戶部八

海運後

前言

陸公釴曰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河青州浮于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于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山東咸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五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壩城作斗門以遏淮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河至新開河由大清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

口沙壅復從東阿陸輓至臨淸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道運於濟州海河並行未幾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坐山開河北抵臨淸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大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實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負載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於北亦嘗行之後尚書宋禮等復濬惠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道亦遂湮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道者翼河運以成功皆不可廢者也天下之事居常者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勢而已矣獨漕政爲然哉

漕運總兵官萬表曰海運爲祖宗已棄之策今人厭常喜異動輒以丘文莊之論爲言非達于事者也在昔海運歲溺米不止十萬計其歲米

之舟駕舟之卒統率之官皆所不免又何忍復言若海運役以官軍則是以官軍船糧委之海也必欲爲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番國皆能通之至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俱有沙船淮安有海鵰船常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以南京等總缺軍缺船衛分坐兌松江太倉等處近海糧米者求的當船戶厚與僱值量運三四萬石歲一行之使海道漸熟可爲日後之備似或可行也

李元薦曰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港出口各有程途各有泊宿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殆有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別搬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

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卸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又曰嘉靖初年海運副使王獻燒斷馬家濠山海運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爲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爲南北元人嘗治閘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者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爲慮殊不知爲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爲之況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事可計時日而成就縱大費亦一萬數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

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於此以相告有志世道者
張居正曰徐邳河患更劇將來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虞誠豫防至計但事關於海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所遣商販須喚來面訊之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遂漸加之可也
又曰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以備不虞此誠確論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宗沐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少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
又曰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禁一弛他日更有可憂者耳
梁雲龍議曰自膠州轉東而北至海倉口大約不過八百餘里自元至國初曾通海運享有成利其道可尋訪而知稍以民船試行無礙然後別加詳議自可定爲國家永利且今膠河之議不過欲避大洋之險別開運路以防不虞然見今民船往往通行何獨漕船輒爲疑畏況行海

省而挑河費利害什百乎按山東登州衛海船原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八十二隻止造十八隻歲撥五隻裝運青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前去遼東賞軍餘船灣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山東巡撫奏減四隻其十四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彼成造浙江福建各三隻每隻解銀若干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奏准不必打造每三年徵船價解部三府布花准收折色正德五年戶部奏准仍復打造嘉靖三年又奉聖旨海船工程依議停止竊思海船未革于國初仰見成祖未嘗絕意于海運近年河漕屢塞太倉空虛患切燃眉事當蓄艾舍海運無可圖者言官建議及此乃今第一重務膠萊新河可成誠爲幸甚如不可成豈可以三百之阻廢一全運不圖國初深意而大計乎

又曰海中道路難經多官踏勘屢有商販通行固無可疑緣事體重大難以空談遙度必須糧船試行一遍方見成績隨據萊州府見監詳充軍犯華詔等告稱情願輸粟以贖前罪又據青州府義勇官魯礦呈要

照例納青州衛鎮撫本道定擬華詔出米四百石魯礦援例該銀一百八十兩勒令備銀押赴淮安糴買其餘再行設處務足二千石之數委指揮王惟精千戶陳璋押運及委登州府通判李應斗前去淮安督令買完前米如法裝載合用船隻聽詔等自行雇覓本道仍量給官銀糴買米食以資船戶盤用但糧船通行應帶軍兵盛張旗幟鼓吹先聲震懾以耀武威定擬跟從健卒十二名每名給與盤纏官銀貳兩南自淮安海洋由安東膠州登州樂安各經行地方掌印官掛號驗放直至天津衛交盤收貯掣取收過糧石數目日期回報又委官鎮撫宋應期百戶王九經押運犯人王鳳噔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三隻千戶崔士賢義勇官王收押運犯人孟崇仕買完小麥六百石裝船四隻俱自膠州起運踏試海道

又曰隆慶五年七月初九日委官寧海衛指揮劉崇儒報稱米船五隻已過鷹游山齊堂島等處六月二十九日過膠州靈山海面至福島三十日巳時風順東行及委官千戶湯詔駕田横島船一隻引路仍每船

撥給島人一名幫送七月初一晚到海洋所海面連遇東風不息初六日方抵文登縣花石港與委官文登營把總千戶黃汝忠交代十一日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報稱相同本月二十一日委官文登營把總黃汝忠報稱在于靖海衛專候南來米船入境交代引路至七月初六日辰時米船五隻方到本衛地方本日午時由大洋蘇島行至申末在玄眞島前灣住次日寅時阻風進入本島守候初八日辰時得風略順開船本日午時過成山衛白峯頭初九日戌時過成山殿東頭俱遠開洋行駛初十日申時過威海衛劉公島十一日辰時至金山所海口灣住守候風便西行已近寧海州養馬島自此至登州三百餘里皆係無險去處指揮王惟精等押領米船五隻于七月十四日午時至本府蓬萊閘下十五日祭廟十六日寅時開船十七日申時指揮王惟精等米船五隻乘風東來到本府城北海神廟後芙蓉島停泊淮安府督令犯人王佩等糴米二千石雇船五隻每船裝載四百石交付指揮王惟精等五員押運踏試海路於六月十七日自淮安開船至八月初二日申時到

天津衛河口灣泊一路平穩

又曰海運臣復有三議焉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曰非更制其舟無以盡轉運之利何也蓋海運之廢其來已久節經名臣建議欲講求修復竟莫有能行之者近賴聖明英斷廟堂主持采廷臣之議而試行之而當事之臣悉心經理以有成功蓋涉數千里無涯之海以與百餘年久廢之利其爲心甚苦其爲力亦孔艱矣近該科臣題稱欲優叙建議首事及經行內外諸臣是也創行之與習行難易既殊海道之與河道夷險迥異且河運官歲有叚番而海運官急難代替苟非破格優叙何以久任責成臣竊以爲宜勑下該部查議優叙庶任事者有所勸而益勵涉險者亦慰所願而不辭矣故曰非優叙其功無以爲任事之勸但海運之行所以備河道之不虞也若使河運無虞何事于海夫河之變患無常而運之通塞難料則海運者固河運之間道也往歲習于河運而不思海運固非遠慮之良圖若海運之通而遂定以歲加至二十四萬石則又非易簡變通之

長策矣蓋使河運通則雖海運二十四萬石猶不爲少臣竊以爲河道有阻在于夏月而其無變可定于秋冬每歲漕總之臣須先時相機量度若河道有阻不但運二十四萬即再倍其數亦無不可若河道無阻額止二十四萬更不必加但使可以習熟海運通此一道以備不虞而已固無事厭常而喜新舍易而求難加多冒險以重勞費也若曰海運或遇加增恐難卒辦則每歲開洋之期例在三月而江北開兌之期例在仲冬中間數月足可料理何患不集乃坐棄河運妄多爲無益之備即雖糧運能保無失勞費視河已倍況未必能盡保乎故曰非酌定其數無以適通變之宜然使船制不更則河海難以通用卒遇海運加增其將何以爲備訪得今歲海運皆顧募濱海捕魚船及沙船其制尖首闊腹深艙高舷上無棚樓平安鎭板與南方河船大略相似惟其尖首闊腹而上無棚樓可以破浪而不鼓風惟其高舷深艙而無平安鎭板可以重載而不近水且撐駕無有隔礙而帆檣便于轉旋河海俱爲便利故民船制多用之今之淺船乃異于是近經御史唐鍊建議欲

將淺船更爲此制後起官蓬中安項板非但撐駕便利又可重載無虞且私貨不能私藏工費亦爲簡省然唐鍊之建議爲河運而言也今海運既須造船而此制又可適用奈何不亟行之乎臣既已詢之河海運官此制的爲通便合無行令漕司斟酌此制照依例改造運船務使河海可以通行風水可以無虞不出數年之間船制悉皆更定不但海運有裨而于河運尤便

李應斗曰海中道路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口至天津內經衛所州縣海面島嶼各有商民船隻經行歲久中段自膠州至海倉口內經衛所州縣海島嶼亦有島人并商民船隻經行二十餘年不聞險阻

又曰弘治間丘文莊公請于無事時通元人海運故道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由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河漕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又謂海運之利以放洋而其險也亦以放洋今欲免放洋宜訪素知海道曲折者講求傍海通運之法起自蘇州歷淮揚青登等府以抵

直沽濱海去處踏勘萬一可行是亦良便是時河漕通利未見施行正德嘉靖間河漕屢塞每當修治動經累年帑藏措處告匱丁夫徵發無已海運之議節經建白竟未施行至隆慶四年邳州一帶河道游平一百八十餘里京師坐困宸忠切燃眉事乏蓄艾朝廷深以爲憂戶科李給事中建議工部議覆講求傍海通運之法若曰博議變通之宜善述祖宗之事西河漕而東海運河爲根本海爲羽翼脫有一道之塞必有一道之通社稷萬年利也隆慶五年欽差工科左給事中胡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討處踏勘得原議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海倉至天津委使通舟今日之議與文莊公所稱傍海通運其事脗合中段自膠州至海倉所經即墨縣田橫島海洋所黃島文登縣槎山成山衛竹島登州府沙門島萊州府三山島等處可以一體通行南北中總計三千餘里風便兩旬可達不便非一兩月不可訪得二十年前傍海運道尚未之通也今二十年來土人島人以及淮人做魚蝦販麥豆貿易紙布等貨往來者衆其道遂通文莊公所謂歷

揚淮青登等府濱海去處踏勘可行與否者歷歷可按且沿海二十四衛所地方俱聯錯中段若即此經略不動大衆不煩大費不假歲月可以成運社稷萬年更無衝決之患可行可止可止可行可以全運可以稍運可以爲常可以濟變伸縮成算咸由朝廷乃神京莫大之利文莊公之言歷今百年方遇廟堂力行忠猷大計先後一揆但造船係每年不貲之費改兌關各省便安歲久之情事理重大不敢越俎妄議及照山東海道綿亘四府東近朝鮮北接遼東西北密邇神京南控淮揚無遠弗達員四海上游海運既行經略事宜水戰有備庶幾海防肅清功收萬全元人海運起自蘇州今起自淮安元人泛大洋今傍海涯間泛洋中海運之議在今日由淮安而上姑置勿論自淮安而下望東北歷鷹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齋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竹村寨萊陽屬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淮人島人貿易南北貨物已爲熟路自海洋所歷竹島寧津所靖海衛望東北轉過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轉西歷寧海衛一帶海面二十年來土人島人遍洋採捕商

販達淮往來不絕自福山縣芝罘島至登州府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
西歷桑島㟥島黃縣屬北島通陸岸土人養多馬其間自㟥屺島望西
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土人島人採捕商販往來不絕因
切近備倭衙門頗爲迴避自海倉口西歷淮河海口魚兒鋪西北歷倭
鎮店青州屬至唐頭寨青州屬土人島人商販不减于膠淮自倭鎮望
西北大清河小河海口濟南利津縣屬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東西
南北往來尤多又自淮安府淮口入海向雲梯關歷石鰍口長灘安東
縣蓮花口西海州塔兒灣臨洪島青河口鷹游山山在安東衛東南北
里山嘴有石石衝水水旋船應避不可入旋中與莊天門口響石口安
東衛欄頭山北水嘴潡水噴浪望東轉歷贛榆縣屬滴水口有巡檢司
贛榆縣屬張洛口濤洛口夾倉口有巡檢司日照縣屬石臼島所石河
口湖水口龍汪口青泥口信陽塲口諸城屬石山島所夏河島所靈山
衛屬齋堂口諸城屬靈山衛古鎮膠州屬葦家灣卽墨屬福島卽墨勞
山鰲山田横島大嵩衛行村寨萊陽屬琵琶島卽官家島乳山寨寧海

州屬山東南有亂石應避望東南行使轉過東北便是海洋所望東小黃島竹島再往東北便是寧津所靖海衛北望槎山白峰頭開洋向東北稍避轉過成山青鷄島羅山所威海衛劉公島轉西歷寧海州空空島奇山所芝罘島福山縣屬八角島正西歷蘆洋寨登州衛屬劉家汪海口蓬萊縣屬灣子口抹直口登州城外有金嘴石應避登州新海口沙門島望西南歷黃河營桑島嵈屺島三山島芙蓉島萊州神廟海口虎頭崖此崖傍海灣泊至天津九百餘里青萊船多行又一近洋止五百餘里島船多行

王惟精曰海倉口掖縣屬淮河口昌邑縣屬魚兒鋪白浪河濰縣屬洱河海口壽光縣屬唐頭寨樂安縣屬小清河口絲網口子江岔河大口子利津縣屬大清河小沙河渾水汪滏河九山河霑化縣屬大沙河套河沙頭河海豐縣屬大溝河桑句河鹽山縣屬大沽河抵天津衛

又曰淮安府至安東縣九十里安東縣至馬洛關五十里馬洛關至蘆浦四十里蘆浦至揚寨四十里揚寨至白沙關二十里白沙關至雲梯

關二十里雲梯關至淮河套六十里淮河套至大海東洲山一百二十
里東洲山至高公島三十里高公島至鷹游山三十里鷹游山至虛溝
所十五里虛溝所至青口六十里青口至興莊五十里興莊至東流所
一百里東流所至濤洛塲三十里濤洛塲至信陽塲一百二十里信陽
塲至齋堂島四十里齋堂島至靈山島九十里靈山島至竹槎島五十
里竹槎島至浮島四十里浮島至灣島六十里灣島至鰲山島三十里
鰲山島至田横島七十里田横島至欽島一十里欽島至青島一百二
十里青島至海洋所灰島七里灰島至炕兒島十八里炕兒島至玄城
島一百二十里玄城島至雙駝埠二十里雙駝埠至寧津所八十里寧
津所至成山衛五十里成山衛至青鷄島六十里青鷄島至羅山所五
十里羅山所至威海衛四十里威海衛至劉公島五十里劉公島至寧
海州七十里寧海州至空空島五十里空空島至奇山所三十里奇山
所至福山縣三十里福山縣至登州新海口八十里登州新海口至沙
門島六十里沙門島至桑島五十里桑島至萊州㟪屺島四十里㟪屺

島至三山島八十里三山島至芙蓉島五十里芙蓉島至海倉一百里
海倉至魚兒鋪十里魚兒鋪至白浪河五十里白浪河至八溝河五十
里八溝河至小清河二十里小清河至新河五十里新河至絲网口子
十里絲网口子至江岔河十里江岔河至大口子四十里大口子至大
清河十里大清河至唐頭寨十里唐頭寨至小沙河五里小沙河至渾
水汪十五里渾水汪至洚河三十里洚河至久山河十里久山河至大
沙河二十里大沙河至泊油河十五里泊油河至套河十五里套河至
沙頭河十里沙頭河至大溝河三十里大溝河至桑句河三十里桑句
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至大沽河一百二
十里大沽河至天津衛一百五十里天津衛至張家灣八十里共計三
千三百九十里

王九經曰由淮安起至信陽塲塲東土民董敬門前可灣船二三百隻
齋堂島諸城縣屬在夏河所東南相去水路陸路共約二十餘里自鷹
游山開船好風一晝夜到齋堂島島後琵琶嘴可灣船二三百隻又訪

得濤洛夾倉口白夏河等所安東靈山一帶地方近多福建徽州鉅商做魚與販靈山島西離齋堂水路五十里北離靈山衛水路四十里係膠州地方好風由島北徑行或阻風奔李島或靈山衛前可灣船二百餘隻古鎮巡檢司由鎮南海邊行或阻風在鎮西海王門前龍王溜處可灣船五百餘隻竹槎島膠州屬在靈山衛東薛家島前靈山衛水路五十里船由島前懷行或阻風即奔此島或薛家島前可灣船二三百隻黃島商船每在此灣守風可灣船百十隻淮子口在膠州城東最爲險要內多隱石潮長不見須是轉南行船膠淮商販一向往來甚衆巳成熟路陰島膠州屬船由島前行潮退有旱路內爲民居麻灣西口通膠州可灣船福島一作浮島即墨縣南五十里顏武社地方船由島後好行亦可灣船淮口港鰲山衛屬遇大潮可灣船四五十隻董家灣即墨縣南九十里每三四月捕魚時百筏叢集灣前有石硼須近裏二里路開船大管島即墨縣蕭望社地方離縣水陸共十里島外俱可行船小管島蕭望社地方離岸十里如船奔程不及此島可灣離鰲山衛十

餘里田橫島即墨縣屬去縣一百二十里此島西離齋堂島水陸共有五百里好風一日可到島後東圈西圈俱可灣船拓島春天船由外行秋天船由裏行沙島大山所屬離岸十里可灣船百十隻馬公島即墨縣正東雄崖所正南萊陽縣屬島前島東弁何家馬頭俱可灣船六七十隻草頭嘴大嵩衛正東離衛二十里寧海州屬自田橫島開船或阻風奔此可灣船六十隻青島乳口山寨西南小海最可灣船帶麥島海口楊家盤海口擒虎山海口俱可灣船不多黃島海洋所正南離所二十五里島西所前最好灣船寧海州屬離州一百六十里海洋所白沙海口可灣船不多宮家島即琵琶島寧海州邵村社地方離海洋所四十里島西北空裏最可灣船長灣圈文登縣地方古灣船處龍門口文登縣地方在靖海衛西北可灣船拘角口靖海衛正東蘇心島西北與蘇州南北相對故名蘇心島上有海神廟此口最可灣船槎山文登縣南一百二十里有九頂南瞰大海可以遠瞭船隻爲水程標記宋家圈即沙島俗呼抑埠海口靖海衛屬可以灣船又蘇山海口可灣船百十

餘隻何頭嘴卽延眞島離岸五里文登縣東一百二十里石島文登縣赤山寨地方船由島南行別付崖在赤山寨南可灣船木家島卽鏌鋣島南懷好灣船島東北海內有凹屋嶗最爲好險要船開裏行無妨島在文登縣東一百里昔有捕魚者于此獲寶劍故名黑石島遼呼蝦兒駝船由裏外俱好行楊家塋寧津所東南潮落則顯潮長則隱內有石龍有墳六七座由裏洋數里開船無妨岸人呼爲杵島島人呼爲乾島綠豆島尋山所南遇南風可灣船家鷄汪海口成山衛屬可灣船四十餘隻裔島海口可灣船百十餘隻駱駝石水急好灣船竹島成山外正南相去二十里船由此嘴東頭行轉馬山至秦皇廟或囬風進馬山北小海口可灣船守風送波嘴春山嘴一名黃石崖灘陡水勢洶湧無風激浪如雪船由裏行或囬風在黃埠嘴可避亦可灣船百餘隻成山衛海口可灣船百餘隻抑弃海口可灣船百餘隻白峯頭在城北衛約有十里其處多礁石無風激浪有聲船經此向東開十餘里避之無妨仙人橋潮退橋顯十餘里潮長水漫只露橋尖無風激浪如雪由裏開洋

二十里行船或口西亦可海駁島成山衛東北四十里可避仙人橋之險開洋二十里島東北望西轉鷄鳴島即青吉島文登縣東一百里自成山衛起望西北行抵此島行船灣船俱可遇東風即行迴避或回成山或前山劉公島又有鷄鳴嶼內浮礁一片可避望西夫人嶼不可在內行船望西北行至劉島約四十里大溝海口文登縣地方口南邊有暗石沙港不可灣船辛汪寨文登縣屬迤北有陳家崖可灣船黑山洋近黑島在威海衛東北洋險不可灣船劉公島文登縣地方去縣一百二十里望東北行至王家嘴轉西行有漫村海口有土灘在威海衛後京西有黑石海口俱陡崖不可灣船遇南風在衛東北張家海口可灣自劉公島轉西至小苻島抵空空島約一百餘里好風一日可到芝罘島或遇西風西北風正北風燥起速回劉公島避之空空島不可灣船威海衛東關外海套可灣船二百餘隻寧海衛東柄海口可灣船不多養馬島水路至寧海衛十里可灣船不得已在花合港亦可龍門港口古灣船處金山所雙山等海口俱寧海衛屬可灣船三十餘隻芝罘島

俗呼玆島奇山所西北與陸崖相通東西二十里長內有福山民居至奇山所一十里至福山縣三十五里至八角口六十里最好灣船大河海口不得已可灣船五六十隻奇山所前圈海口可灣船不多後圈海口可灣船不多勝子圈海口可灣船不多灘石口可灣船五六十隻婆婆海口宅窠海口俱可灣船五六十隻八角海口一名八家福山縣屬古灣船處可灣船百餘隻東至芝罘島水路七十里蘆洋營蓬萊屬有蘆洋社土人與島人最押處南北相通劉家汪口蓬萊屬可灣船六七十隻灣子海口可灣船不多東至八角口水路七十里抹直口近岸有金嘴石礁可避登州新海口備倭都司城進可灣船百十隻長山島沙門島俱蓬萊縣屬海運故道最要處見有井可汲舊有察監行臺二巡撿司有海神廟正德以前有司春秋兩祭欒家海口可灣船十數隻過北風不敢久停西至黃河口寨三十里黃河宮登州衛屬有東小海套可灣船二三十隻土人島人最押處桑島一名桑鷄島島前懷可灣船百五十隻東至新海口六十里離岸馬停寨十五里有井可汲馬亭鎮

巡檢司黃縣屬迤西地名大龍口一帶淺灘不堪灣船馬停寨備禦所
萊州衛屬西至東良海口二十里招遠縣屬界河海道經云開放萊州
大洋收進界河即此在黃河西六十里今沙淺不堪灣船東良海口東
北羊欄海口歷王徐寨城北海岸一帶礁石最宜廻避岬屺島黃縣屬
南懷可灣船五十隻避北風西至三山島約五十里東西南北俱有礁
石宜避內有龍王廟此島有路約一里寬南通陸岸三山島萊州屬南
北二面俱可灣船五十餘隻西南有礁石有龍王廟西至芙蓉島約四
十里蜉蝣島萊州屬一名芙蓉島此島東有沙嵯一條半截沒水半截
顯露開船裏行無礙西至海倉巡檢司一百里此島可灣船百十餘隻
至虎頭崖五十里至唐頭寨三百餘里萊州海神廟後海口灘淺可灣
船十數隻虎頭崖登州上船至虎頭崖俱有島嶼灣泊處所虎頭崖至
海倉口七十里海倉口至唐頭寨一百八十餘里唐頭寨至天津衛七
百餘里此路雖遠有灣船處所堪以行運又虎頭崖開洋往西北至天
津衛約五百餘里此路徑便但無灣船處所海倉口西半里新河海口

可以灣船西至魚兒鋪巡檢司一十里至淮河三十里可灣船各二十餘隻離河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西至魚兒鋪三十里至白浪河五十餘里魚兒鋪巡檢司昌邑縣屬西至青州左衛唐頭寨二百二十里至洱河海口九十里洱河海口青州屬可以灣船小清河大清河海口俱可灣船唐頭寨樂安屬通商處所山東人遼東人永平人天津人二三四五月間販運布疋米豆麴塊魚蝦并臨清貨物往來不絕小沙河口往裏十五里可灣船三十餘隻至渾水汪十五里渾水汪口可灣船三十餘隻大沙河西北東向俱可灣船套河往裏二十餘里可灣船三十餘隻至沙頭河十里沙頭河灣船百十餘隻桑句河至徐家溝十里徐家溝河口可灣船十數隻至乞溝河七十里乞溝河海口可灣船三十餘隻至天津一百二十里天津衛張家灣八十里以上海道節經行委布政司左布政使王宗沐轉行分巡海右兼青州兵備帶管巡察海道副使潘允端會同分守東兗帶管分守海右道左參政劉孝友副使潘允端呈請前後批委才力官生及各色陳稟人役分投踏訪明白仍買米

二千石顧海鶻船五隻每隻十二人撑駕由淮安裝載至天津下卸覆試無礙

又曰海船原有一千料又曰鑽風四百料元用羅璧造舟名曰海鶻一名海鶻其制龜身駝首版木堅厚每船兩傍用大竹幫夾隨帶楸杉梧桐輕木一不畏礁二不畏沙一任風浪輕浮若隼翅然以鶻名者言其迅捷有扶搖萬里之義沙船亦利今載米踏試海道所顧淮船名曰海鶻今福建白艚船廣東鳥尾船梁高三四丈者更利

宋應期曰元人于揚州教習水手丘文莊公亦云然元人用召募今用旗軍初行海運旗運未慣又一時教習水手不及訪得登萊淮揚多有行海之人宜行召募每船參用三五人俱着落州縣衛所結送前來議給工食一二年後旗軍慣熟另行議處行運之初偏裨把總等官宜遴選登萊淮揚或閩廣素行海洋武弁以充訪得膠萊商販募淮人開洋直抵交卸一往一來每人工食銀貳兩七錢仍每人日給米一升青萊天津商販募値少減今又加中段況係海運初行宜加優厚以俾樂從

又曰查得元人海運既通南番貢獻皆倣效而行今通海運預當禁止仍令由中原驛路以迂其行蓋祖宗有深意云

又曰膠萊父老云海船底尖入水頗深最忌滿載如舟堪千石者只載七百石遇風不利轉柁爲便不然未免失事往來淮安屢有證驗又云海船全借風力故海運之利以風而其爲害亦以風又云海船之失皆因風打非遇礁石則遇淺最要占候迴避諸占候門類及預備緩急具載海道經通運之初應于淮安天津揭榜通衢令人人知悉

又曰海道猶碁枰也運粟猶手較也元人海運自劉家港開洋故江南之粟悉輸太倉國初仍元故事今擬自淮安海運亟應議將某省某府之粟輸于淮安聽漕運衙門料理若不先議定譬之奕者不具枰几上手較之事尚長矣至天津交卸亦宜有專官料理

又曰今議海運南起淮安北達天津登州實爲居中要地宜命重臣於此經略海道兼理軍務仍須淮揚天津二兵備道地方聽其節制庶便行事巡察海道副使應兼理糧運備倭都司應改參將兼管海道糧運

各增入應轄地方請給勅書以隆事權其膠州并唐頭寨二處宜設把總分地提調各衛所司寨墩港

又曰山東沿海雖有二十四衛所行伍逃亡過半餘赴京邊做工海防廢弛已甚將來深有可虞及今海運宜申嚴巡哨須將京班軍人或于近年改借邊班數內量留一枝以實地方以振武備盖不但有裨海運實預爲海防計云

又曰志稱登萊本海運故道謂登萊海面非謂登萊陸地故丘文莊公所稱傍海通運乃求之于海非求之于陸也觀其欲訪通番航海之人及起取慣駕海舟竈丁許以成事加以官賞數言可見嘉靖十七年山東海道王副使誤認元人膠萊廢渠爲海運故道勞費無成輒刻石繕書類集文案疑以傳疑後人或增入輿圖或採作志記遂遍四方其略曰膠萊新河元時所濬可避海道數千里之險世人未能舉其說也不知元未成運安得謂之可避又曰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不可不復矣不知元人先有事于膠萊新河勞費不資卒無成效然後行海運食貨

志年月可考也又曰今之膠北廢河非元人放洋舊道乎夫既云放洋豈應在于陸地又曰膠萊新河即丘文莊公傍海通運之意蓋未詳文莊之議始終與新河無干又曰新河乃歷代所求而未得者夫元人以前無新河也元人以開國全盛財力智功咸集兩番有事于新河畢竟廢棄豈其得已蓋渠身道里太長春夏全流淺涸別無引注伏秋山水猛漲頃刻盈溢一望無際不便牽挽南北兩頭海沙易壅出入借潮潮有大小舟有行閣門戶之處全不通利以故國初置而不問何得謂之歷代所求而未得也他未暇論乃江西預作廣輿圖王方伯今再起山東以所見與在江西時所聞懸絕深悔當年誤信王副使石刻其餘近刻志紀遍四方者又皆採廣輿圖之說者也不待辯也且西河漕而東海運大致河漕似安而多勞費海運似險而屬便利一任其勞一任其便相濟之策今行海運中段乃有事于新河借曰可成目前開治之難臨事啓閉牽挽之勞盤剝守候之費日後淤塞之苦又一河漕矣若謂京北海運宁取捷徑不忌宁鼓千里海面與南北一水相達三五日可

達似迂而實捷新河三百餘里以河漕行程而計速則半月遲則尚多似捷而實迂文莊公以前議海運不及新河王副使而後議海運必及新河起手不成全議頓阻良可太息今經多官歷歷勘明若不詳辯後世萬一復踵其議修元人之中輟舉二祖之不圖百萬財力用盡無效欲增不可欲罷不能竊懼別致事端矣王副使之功獨其因嘉靖十一年巡按方遠宜採訪遺意自膠州以南海倉以北因私泛之人得傍通之路擬通海運以待不虞其思深其見遠其謀忠其事苦不敢泯焉今廟堂憂邳河之患京師坐困議通海運羽翼河漕忠猷大計千載一時誠止膠萊河役自淮安至天津南北中三段俱由海運則一水易通勞費不須是即文莊公傍海通運之策而國計永賴矣

劉崇儒曰洪武末年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永樂初制運六十萬石以給京師恭惟二祖聖明獨斷謀臣畫策乃俯循元人之途以足漕輸之額者誠以都燕之利在海也猶之都秦則必通渭都汴則必通河方城所拘勢無異便轉輸之利在海也據其省費則裕民財速達則紓民力

全利所委理有當同及尚書宋禮開通濟河猶有三年一次海運之議
輔臣丘濬方當河漕通利尚著彼不至此來之文登州海船裁于嘉靖
三年遮洋一總革於四十五載海運遺規盡廢未久使濟河安流何庸
別議邇歲以來河流屢決工程浩大挑濬艱辛公帑匱乏私貼繁冗民
力瘁竭民命傷殘歲額之漂失太多太倉之空虛可慮致厪聖明軫念
諫官陳言特遣科臣東視海上又蒙撫按多方踏試據今米麥船隻皆
抵天津並無阻礙誠行海運利有數端萬艘並開舟無守幫之苦片帆
徑度糧靡剝淺之虞一年但以夏初上運及時更番足息人力一月可
以直達天津乘汛利涉寧用淹時力既息則往來不疲時不淹則行糧
可省牵輓于赤日中之運卒久勞矣海上則臥舟可行專仰于行糧之
給運卒久貧矣海舟則餘貨可帶運卒有盜舟而逃者海中則逃將焉
歸運卒有糴米為市者海中則市將誰易其他便利未敢悉陳惟是風
波人遂稱險然河運不免漂失豈必海波海行終無掛欠利亦相當況
今次踏出新道視殷明略所開尤為穩捷若使行船不爽汛期不忽占

倭自可萬全無失至于防海衛所犬牙聯絡久緣承平百務廢弛海運之日漸加整齊不惟足護國漕抑且兼裨海禁開此一路拱護神都北以居庸爲城南以大海爲池誠爲宗社萬年至計法祖恤民不無兼得乞亟爲題請國計幸甚若夫或多運或少運造船更卒頗費詳圖或總漕或分漕文武臣工稍應增置此則恭候宸斷廟謨非藩服微臣所敢輕議丘濬之言曰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先年前後總漕大臣王恕曰高郵湖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邵寶曰陸之爲勞不減行海之險陸釴曰汶水導引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澀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永樂年間禮部會議黄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後足用諸臣斯言當必有據再照海防至重沿海衛所疲玩歲久先年江南閩浙蘇松江北淮揚各沿海州縣數被倭患近來加意整飭自是寧謐山東海面東望朝鮮北接遼東西邇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眞四海上游形勝之區也沿海衛所疲玩更甚久無倭患識有未然之憂今行海運兼飭海防是不但有裨于國

計兼有裨于地方如是則咽喉無恐肘掖有備神京百萬人心自是安
定或口岸或島嶼可以灣泊去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晝懸黃布大旗
一面夜懸大燈籠一個鉄絲鉄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燃長
明燈一盞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隻晝夜
伺候懸掛旗燈每船用銅鑼一面見糧船至則擊鑼爲號灣與不灣任
其自便糧船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始或止
俱候該道傳示灣船去處或堪容一二三四十隻或五六七八十隻或
百隻以上或二百隻以上或三百隻以上各于兩頭竪立大杉杆懸掛
旗燈如本處灣泊滿足不堪再容即收旗燈後到船隻或趨前或靠後
取便灣泊免致壅塞敢有違悞從重治罪或礁石或淺灘應該迴避去
處竪立大杉杆每杆上晝懸青布號帶二條夜懸大燈籠二個鉄絲鉄
繫鉄底鉄蓋糊以油紙或油絹內懸長明燈一盞二籠一上一下懸掛
務要設法緊束杆上毋致風擺每杆下用小魚船二個晝夜伺候懸掛
帶燈每船用牛角喇叭一個見糧船至即吹喇叭爲號令其迴避糧船

行日爲始船盡爲止糧船回日爲始船盡爲止或止或始俱俟該道傳示礁石淺灘去處如根生通岸者如根生連島者礁石淺灘盡處竪立一各懸掛雙帶雙燈敢有違誤從重治罪

周孟暘曰海運之說歷代皆有之秦以輸北河唐以給燕薊而元人益至百二十萬國初亦用以餉遼東餉京師矣豈至今時獨異哉勢不可爲耳竊又聞之隆慶萬歷間之議蓋皆執政者意云及不可行則又有疏復海運者矣毋幾何而舟覆人亡海運止又有疏于膠萊河建閘如開河者矣毋幾何功不可爲閘亦止然則爲國計慮者審時度勢順人情而爲之海運之舉存而不論可也

虞傳印曰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港後門過銅瓦山沙洋半邊山爵溪所望北行至青門山亂礁石洋至前村所騎頭巡司過大松所招寶山進定海港要哨船送燒總福開洋望北行至遮口山黃公洋列港所海寧衛東山姑山望北行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上海縣海套

水淺望東南行晚泊猴潮過洋山大七山小七山大倉寶塔望東北行

兩日夜見黑水洋南風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内懸山一座便是延眞島

靖海衛口淺灘避之

又曰直沽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一日夜見黑水又一日夜見南洋綠

水又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一日點竿戳二丈漸減一丈

五尺水下有亂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挑西收洪如戳硬沙即復回望東

行見綠水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南日看黃綠色浪

花如茶末夜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若船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半

潮北見崇明沙南看青蒲墩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是高

丁前有陰沙岸洋沙嚮沙攔頭沙即是瞭角嘴便復回正東行看水色

風汛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挑東南行看水色收寶山如找黑水大洋

挑東多必是低了見隔界大山一坐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當見

茶山如不見隔界山與茶山只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見石龍山

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又曰遼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鐵山帶東二字望南行經成山入南洋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班水望東行見白水帶西二字勤戳點竿尋長灘一丈八尺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揚子江洪如不見向下使必見茶山船稍南向坐茶山望西行半朝便至崇明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一占天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

一占雲早起天頂無雲日出漸明暮看西邊無雲明日晴明游絲天外飛久晴便可期清明起海雲風雨霎時辰風靜鬱蒸熱雲雷必震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暗風雨辰時見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霎時息迎雲對風行風雨暗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雲布滿山低連霄亂雨霏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西北黑雲生雷雨必鏜鐺雲勢若魚鱗來早風不輕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曉雲東不慮夜雨愁過西雨陣雨霍煎大颶惡連天惡雲半開閉大颶隨風至□□□

□□至息始淨然亂雲天頂絞風雨來不少風送雨傾盤雲過都晴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不可許

一占風秋冬東南起雨下不相逢春夏西北起夏來雨不從汛頭風不長汛後風雨毒春夏東南風不必問天公秋冬西北風天光晴可喜長夏風勢輕舟船最可行深秋風勢動風急浪未靜夏風連夜輕不晝便晴明雨過東風至晚來越添巨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均可畏七八必有風汛頭有風至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一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船傍人難避端午汛頭風二九君還忌西北風大狂回雨必亂地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七月上旬來爭秋船莫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

一占日烏雲接日雨即傾滴雲下日光晴明無防早間日珥狂風即起中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午前日暈風起北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早白暮赤飛沙起石日沒暗紅無雨

必風朝日烘天晴風必暘朝日燭地細雨必至暮光燭天日光晴彩久
晴可待日光早出晴明必久返照黃光明日風狂
一占虹虹下雨垂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斷虹早掛有風不怕
一占霧曉霧卽收晴天可求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
一占電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辰闕電飛大颶可期
遠來無慮遲則有危電光亂明無風雨晴夏風電下來秋風對電起閃
爍星光星下風狂
一占海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蟎海荒浪雨驟風狂
大海無慮至近無妨金銀遍海風雨立待海泛沙壓大颶難禁若近山
岸仔細思尋烏鰡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水上鵝毛風大
難拋白蝦弄波風起便和
一占潮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汛潮光小汛月上水漲東北東南旋西
南水面便水落北海之潮終日滔滔高麗潮來一日一遭萊州洋水南
北長落北來是長有來方覺揚子江內糧舟之患最怕船密大風緊急

繫定且守船走難纜絕定必凶直至沙岸走花落矴神鬼驚散要知矴地大洪泥硬難山一駛鐵矴可障海中泥濘順拋木矴黑水洋深接纜數尋成山閉處名鏵鈹地磨斷棕毛篾纜可拋成山鐵山萬丈深泉

往行

章極字以道號樸庵蘭溪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時大學士桂文襄一日延六卿出海運疏稿公曰海漕固異風濤沉溺叵測近海口多壅古未聞有濬海者事遂止

王獻字惟臣號南澧咸陽人□□□進士歷官參政由御史晉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謂其政莫先于海運者其爲議曰國家定鼎上游漕運爲重會通河建萬世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權宜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急思患預防顧不爲首務哉弭節之日備閱圖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曰海運之方我知之矣夫自安東放舟遵海而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界其東薛島石礁林立横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

北至于海倉又北浮于渤海始達于直沽避此險也然牽輓之勞雖節
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觀之夫自薛島之西
爲馬濠其涯爲膠之麻灣北爲新河又北爲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崖三
百耳若徑于此諸險皆免元人嘗治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爲二鑿
馬濠以抵麻灣濬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于制使聞于朝廷
議于司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公直任不謝昌言曰天下無
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民
吾負謗奚恤于是擇吏授規諏日卽事誓告靈神督戒有衆斤斧肆力
火烈具舉馬濠之石焚如而爐海水流注麻灣以通河渠奏工矣計其
長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之于是江淮之舟達于膠萊官不
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計其經始及于底績凡二閱月耳土人德之
立石頌功已而復事新河之役濬淤夷險立防蓄洩浮梁以濟渡設吏
以司守規畫垂成卽有山西之命于時制使琉請衆庶挽留不報而去
河工由之半廢論者惜之先時工作寮友有不協者移書紛更公舉措

不問其人銜之逮其居憂于家乃嗾言者誣以妄興海運迄無成功疏
奏報罷公復嘆曰嗟乎事之成敗在天人之出處有命吾何庸心哉然
海運必當復萬全之謀必不可忽吾死不敢易此念也更著說以告世
人噫其亦見定而守固者與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歷官刑部侍郎嘗爲山東左轄隆慶四年河水
泛濫漕艘損者幾二千而漂沒者又八百艘羣議開膠河公謂此第令
費財耳必罔功議遂寢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宗沐素好奇計
因條海運機宜上中丞梁公梁公忻然曰社稷至計不圖今日從王先
生得之命以粟試行直達無壅于是當事者知先生力可辦漕即山東
拜右副都御史總制河漕故事二月兌軍比舟入河正拍日稽天之候
宜無幸矣公乃爲蚤運法以冬十月開兌正月度淮五月則責令盡數
度洪運始無虞因條上海運七事上從之隆慶六年遂以十二萬石遣
三百餘艘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明年運
官不習海運遇龍躍覆溺七舟言者交擊之先生謂是非之原難以口

舌爭自疏請罷猶上海運詳考及漕河指掌圖曰臣心力殫是矣或問
公海運信便第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非直數十萬軍也其所資藉非直
數千萬米也藉令海運行而粒米無損可廢治漕乎公曰漕不可廢也
顧予非爲目前也茶城以北泉流如帶卒有非常掬土可游計將安出
故宜習知此途庶幾異日倉卒不至無策即人亦知予有恃不必以漕
爲奇貨可居也予故曰主于河而協以海萬全之說也以此知公擣茶
微桑慮至深遠非淺近所窺
潘公允端嘗以副使分巡青登其苦心擘畫者在海運運自淮入海歷
膠萊至直沽道險遠風濤叵測言者洶懼公決策深計備示方略仍躬
歷沿海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罰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運糧
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來所未有也說者謂海
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難久恃公亦已遷
去遂格不行人以是稱公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與其卓識通才而惜其
不盡用也

黃連沙海道元時運道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順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又行一月餘始抵成山計水程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不可行遂止

撐脚沙海道亦元朱清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揚子江東北行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白水綠水又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直沽其道差近然未久亦廢

崇明州海道亦元殷明略所開運道也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入界河至直沽不過一月餘視前二道近矣而以風濤盜賊故旋亦廢

連萊二河海道亦元人所開運道也自連河海口入于海由海州贛榆

至安東衛石舊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共海二百八十里又自萊河大海口至直沽河口南北相對度海四百里以在海運故道之西而爲元人新開以通漕者故亦名膠萊新河云嘉靖間山東海道副使王獻按元遺迹燒鑿馬家濠山十五里通麻灣惟至分水嶺力不可施工遂止隆慶間該給事中李貴和題議開復穆宗皇帝特命都給事中胡檟前去會同撫按官查勘以水多砂磧不可開奏罷萬曆間又該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復申前議今上特命侍郎徐拭董其事尋命應節亦輟戎務往蓋費帑金十餘萬而功竟不可成議旋寢二臣回京

運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雲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楊子江開洋落湖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

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其道徑便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燒鑿馬家濠十五里達于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會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汎海洋惟馬家濠分水嶺二處開鑿爲難遣科臣勘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磧而止

又曰福建布政司水波門船廠船要水手護送其神仙壁碧水島有賊開洋至三岔河口一二日至古山寺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潮過平息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泊一日至長樂港口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一日至總埠頭港一日至福寧左衛要水手送一日至五虎廟燒總福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正東便是裏衣山正北便是定海所東南是福青縣鹽場一日至王家峯海島泊一日至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泊一日至福寧縣幫娘娘廟前泊一日至滿門所防霧晚收艫漕巡司海口

一日至金鄉衛要水手送一日至松門衛一日至温州平陽縣海口鳳
凰山鎮盤山防東南風作收中界山泊一日至盤石衛見霧在中界
山正北島泊待南風行晚收北門所要捕魚小船送符南風北行過雞
籠山候潮行至松門港衛東泊候潮行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泊望北
行至桃渚所聖門口泊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健跳所長亭巡司
要水手魚船送至羅漢堂石浦所東關泊要水手送至定海衛始放金
鄉盤石水手離石浦子